

文章精義

文

則

文

則

陳 騷 著

文

章

精

義

李 塗 著

劉 明 暉 校 點

中 華 書 局

文則 文章精義

劉明輝校點

*

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*

1977年4月港一版

文

則

文則序

余始冠，游泮宮，從老於文者問焉，僅得文之端緒。後三年，入成均，復從老於文者問焉，僅識文之利病。彼老於文者，有進取之累，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，惟利於進取。後四年，竊第而歸，未獲從仕，凡一星終，得以恣閱古書，始知古人之作，歎曰：文當如是。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，丘明高赤所傳，老莊孟荀之徒所著，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；徒諷誦而弗考，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。余竊有考焉，隨而錄之，遂盈簡牘。古人之文，其則著矣；因號曰文則。或曰：方今宗工鉅儒，濟濟盈廷，下筆語妙天下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，奚以吾子文則爲？余曰：蓋將所以自則也，如示人以爲則，則吾豈敢。

乾道庚寅正月既望，天台陳騷序。

甲 凡九條

一

六經之道，既曰同歸，六經之文，容無異體。故易文似詩，詩文似書，書文似禮。中孚九二曰：『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；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』使入詩雅，孰別爻辭。抑二章曰：『其在於今，興迷亂於政，顛覆厥德，荒蕩於酒，女雖湛樂，從弗念厥紹，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。』使入書誥，孰別雅語。顧命曰：『牖聞南響，敷重茂席，黼純華玉仍几，西序東響，敷重底席，綴純文貝仍几，東序西響，敷重豐席，畫純雕玉仍几，西夾南響，敷重筍席，玄紛純漆仍几。』使入春官司几筵，孰別命語。

二

或曰：『校點者按：或曰』一條，原不分段，今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隱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自爲一條，始與九數合。六經創意，皆不相師，試探精微，足明詭說。洪範曰：『恭作肅，從作乂，明作哲，聰作謀，睿作聖。』小旻五章曰：『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，民雖靡盬，或哲或謀，或肅或艾。』此詩創意師於書也。鄭康成箋曰：『詩人之意，欲王敬用五事，以明天道。』儀禮曰：『皇尸命工祝，承致多福無疆，于女孝孫，來女孝孫，使女受祿于天，宜稼于田，眉壽萬年，』

勿替引之。」〔此少牢饋辭。〕楚茨四章曰：「工祝致告，徂賚孝孫，苾芬孝祀，神嗜飲食，卜爾百福，如幾如式。」此詩創意師於禮也。〔鄭康成云：「此皆饋辭之意。」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屬本、秘笈本，「成」下有「箋」字。〕

三

夫樂奏而不和，樂不可聞，文作而不協，文不可誦，文協尙矣；是以古人之文，發於自然，其協也亦自然，後世之文，出於有意，其協也亦有意。書曰：「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，疑謀勿成，百志惟熙。」易曰：「乾剛坤柔，比樂師憂，臨觀之義，或與或求。」禮記曰：「玄酒在室，醴醑在戶，粢醴在堂，澄酒在下，陳其犧牲，備其鼎俎，列其琴瑟，管磬鐘鼓，修其祝嘏，以降上神，與其先祖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齊上下，夫婦有所，是謂承天之祜。」若此等語，自然協也。書曰：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。」詩曰：「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，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」二者皆倒上句，又協之一體。〔揚雄法言曰：「堯舜之道皇兮，夏殷周之道將兮，而以延其光兮。』讀之難協，而典誥之氣索然矣。』

四

且事以簡爲上，言以簡爲當。言以載事，文以著言，則文貴其簡也。文簡而理周，斯得其簡也。讀之疑有闕焉，非簡也，疎也。春秋書曰：「隕石於宋五。」公羊傳曰：「聞其礮然，視之則石，察之則五。」公羊之義，經以五字盡之，是簡之難者也。劉向載泄冶之言曰：「夫上之化下，猶風靡草，東風則草靡而西，西風則草

靡而東，在風所由，而草爲之靡。』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；及觀論語曰：『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』此減泄治之言半，而意亦顯。又觀書曰：『爾惟風，下民惟草。』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。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。書曰：『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』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：『其君賢者也，而又有師者王，其君下君也，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。』語意煩簡殊迥，（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曆本，無「殊迥」二字。）不如何以別經傳之文。

五

文之作也，以載事爲難；事之載也，以蓄意爲工。觀左氏傳載晉敗於鄆之事，（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曆本，「鄆」下有「先濟者賞」四字。）但云：『中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』則欒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。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，但云：『三軍之士皆如挾纊。』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。公羊傳載秦敗於殽之事，但云：『匹馬隻輪無反者。』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。若公羊傳載齊使人逐卻克滅孫之事，則曰：『客或跛或眇，齊使跛者逐跛者，眇者逐眇者。』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，則曰：『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』凡此則意隨語竭，不容致思。

六

詩書之文，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。詩曰：『云誰之思，西方美人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』此思賢之意自

曲折也。又曰：「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」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。書曰：「眇眇予末小子。」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。又曰：「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其往。」〔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，無「其朋」二字，厲本、秘笈本，無「其往」二字。〕告戒之意自曲折也。〔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、厲本、秘笈本，句首有「此」字。〕

七

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，如「發彼小豕，殪此大兕」，「誨爾諄諄，聽我藐藐」，「故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」。有事相類而對偶者，如「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」，「佑賢輔德，顯忠遂良」。此皆渾然而成，初非有意媿配。凡文之對偶者，若此則工矣。

八

古人之文，用古人之言也。古人之言，後世不能盡識，非得訓切，殆不可讀。如登頓險，一步九嘆。既而強學焉，搜摘古語，撰叙今事，殆如昔人所謂大家婢學夫人，舉止羞澀，終不似真也。今取在當時爲常語，而後人視爲艱苦之文，如周禮曰：「犬赤股而躁，臊；鳥皦色而沙，鳴狸；豕盲眦而交睫，腥；馬黑脊而般臂，螻。」詩曰：「游環脇驅，陰鞠塗績。」又曰：「鉤膺鏤錫，鞞鞞淺幟。」莊子曰：「乃始櫛卷僇囊而亂天下也。」荀子曰：「按角鹿嵬隴種東籠而退耳。」〔櫛卷，不申舒之貌，僇囊，猶搶攘也。荀子所言，皆兵摧敗披靡之貌也。〕〔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、厲本、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，注首有「詩禮之義，先儒注解備見，若莊子言」十四字。〕

九

大抵文士題命篇章，悉有所本。自孔子爲書作序，〔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，此句下有注云：「孔子書序，總爲一篇，孔安國各分繫之篇首。」宋世準校記引陳本亦有此注，唯少「孔子」二字。〕文遂有序，自孔子爲易說卦，文遂有說，〔柳宗元天說之類。〕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，文遂有問，〔屈原天問之類。〕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，文遂有記，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，〔王言解見家語。〕文遂有解，〔韓愈進學解之類。〕自有辯政辯物之類，〔二辯見家語。〕文遂有辯，〔宋玉九辯之類。〕自有樂論禮論之類，〔二論見荀子。〕文遂有論，〔賈誼過秦論之類。〕自有大傳問傳之類，〔二傳見禮記。〕文遂有傳。

乙 凡六條

一

文有助辭，猶禮之有儀，樂之有相也。禮無儀則不行，樂無相則不諧，文無助則不順。〔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屠本、秘笈本及宋世準校記引陳本，俱有注云：「唐有杜濫夫者，爲文不識助辭疑之之辭如「耶」「乎」之類，決之之辭如「耳」「矣」之類，皆一用之，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，不可不知。〕檀弓曰：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」孟子曰：「寡人盡心焉耳矣。」檀弓曰：「我弔也與哉。」左氏傳曰：「獨吾君也乎哉。」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，不嫌其多也。左氏傳曰：「其有以知之矣。」又曰：「其無乃是也乎。」此二者，六字成句，而四字爲助，亦不嫌其多也。檀弓曰：「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。」

樂記曰：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」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。禮記曰：「言則大矣美矣盛矣。」此不嫌用矣字爲多。檀弓曰：「美哉奐焉。」論語曰：「富哉言乎。」凡此四字成句，而助辭半之，不如是文不健也。〔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屬本、秘笈本及宋世榮校配引陳本，俱有注云：「司馬長卿封禪文曰：『惡哉翫乎』，此虽知助辭，而「惡」「翫」同義，又失矣。〕左氏曰：「美哉泱泱乎，大風也哉，表東海者，其太公乎，國未可量也。」此文每句終用助，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。左氏傳曰：「以三軍軍其前。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，則當用其字爲有力。公羊傳曰：「入其大門，則無人門焉者。」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，則當用焉者字爲有力。

二

倒言而不失其言者，言之妙也，倒文而不失其文者，文之妙也。文有倒語之法，知者罕矣。春秋書曰：「吳子遏伐楚，門於巢，卒。」公羊傳曰：「門於巢卒者何？入門乎巢而卒也。」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，於文雖倒，而寓意深矣。〔何休曰：「吳子欲伐楚，過巢，不假塗，卒暴入巢門，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，故與巢得殺之，若吳爲自死文，所以護守禦也。〕仲山甫誠歸於謝，詩則曰：「謝於誠歸。」隱，盜所得器，左氏傳則曰：「盜所隱器。」於義皆不害也。禹貢曰：「厥篚玄纁綺。」又曰：「雲土夢作乂。」用織字不在玄上，土字不在夢下，亦一倒法也。〔同馬遷作夏本紀改曰「屨夢土作乂」，烏足與知此。〕

三

字有偏旁，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，字有音韻，故文有取音韻以成句，皆所以明其義也。周禮曰：『五人爲伍。』中庸曰：『誠者自成也。』孟子曰：『征之爲言正也。』莊子曰：『庸也者用也。』檀弓曰：『夫祖者且也。』祭統曰：『銘者自名也。』表記曰：『仁者人也。』凡此皆取偏旁者也。鄉飲酒義曰：『秋之爲言愁也。』又曰：『冬者中也。』易曰：『嗑者合也。』樂記曰：『樂者樂也。』孟子曰：『校者教也。』揚子曰：『禮以體之。』凡此皆取音韻者也。

四

夫文有病辭，有疑辭。病辭者，讀其辭則病，究其意則安，如曲禮曰：『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。』繫辭曰：『潤之以風雨。』蓋禽字於猩猩爲病，潤字於風爲病也。〔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、秘笈本及宋世華校記引陳本，俱有注云：「說者曰，凡可擒者，皆謂之禽，大宗伯以禽作六弊，而義在其中。凡物氣和則潤，先言潤，則風之和可知矣。」疑辭者，讀其辭則疑，究其意則斷，如何彼穢矣曰：「平王之孫。」檀弓曰：「容居魯人也。」蓋平王疑爲東遷之平王，魯人疑爲魯國之人也。〔校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、秘笈本及宋世華校記引陳本，俱有注云：「手莫傳云：「平，正也，指文王，言能正天下之王也。」鄭康成云：「魯，鈍也。」〕凡觀此文，可不深考。

五

辭以意爲主，故辭有緩有急，有輕有重，皆生乎意也。韓宣子曰：『吾淺之爲丈夫也。』則其辭緩。景春

曰：「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。」則其辭急。「狼暉於是乎君子。」則其辭輕。「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。」則其辭重。

六

文有雖成一家，而有已經雕斲與其否者。且左氏傳前載辛伯諫曰：「並后匹嫡，兩政耦國。」後載狐突諫曰：「昔辛伯諫周桓公云：『內寵並后，外寵二政，嬖子配適，大都耦國。』」則知前載已雕斲，而後載否矣。內傳曰：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」外傳曰：「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。」則知內傳雕斲，而外傳否矣。

丙 凡四條

一

易之有象，以盡其意，詩之有比，以達其情。文之作也，可無喻乎？博采經傳，約而論之，取喻之法，大概有十，略條於後：

一曰直喻：或言猶，或言若，或言如，或言似，灼然可見。孟子曰：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書曰：「若朽索之馭六馬。」論語曰：「譬如北辰。」莊子曰：「凄然似秋。」此類是也。

二曰隱喻：其文雖晦，義則可尋。禮記曰：「諸侯不下漁色。」（國君內取國中，象捕魚然，中網取之，是無所擇。）校

點者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，注首「國君」上有「翁」字，屬本空白。按此注本禮記坊記鄭玄注，「國君」上正無別字。「國語曰：『沒平公軍無稅政。』」（稅，穀之不成者，以喻政。）又曰：『雖蝎譖焉避之。』（蝎，木蟲，體從中起，如蝎食木，木不能避也。）左氏傳曰：『是豢吳也夫。』（若人養犧牲。）公羊傳曰：『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。』（言齊高固及子叔姬來，其雙行匹至似獸。）山海經有獸名雙雙。此類是也。

三日類喻：取其一類，以次喻之。書曰：『王省惟歲，卿士惟月，師惟日。』歲月日一類也。賈誼新書曰：『天子如堂，羣臣如陛，衆庶如地。』堂陛地一類也。此類是也。

四日詰喻：雖爲喻文，似成詰難。論語曰：『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歟。』左氏傳曰：『人之有牆，以蔽惡也，牆之隙壞，誰之咎也。』此類是也。

五日對喻：先比後證，上下相符。莊子曰：『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』荀子曰：『流丸止於甌臯，流言止於智者。』此類是也。

六日博喻：取以爲喻，不一而足。書曰：『若金，用汝作礪，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，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』荀子曰：『猶以指測河也，猶以戈舂黍也，猶以錐飡壺也。』此類是也。

七日簡喻：其文雖略，其意甚明。左氏傳曰：『名，德之輿也。』揚子曰：『仁，宅也。』此類是也。

八日詳喻：須假多辭，然後義顯。荀子曰：『夫耀蟬者，務在乎明其火，振其樹而已，火不明，雖振其樹無益也；今人主有能明其德，則天下歸之，若蟬之歸明火也。』此類是也。

九日引喻：援取前言，以證其事。左氏傳曰：『諺所謂「庇焉而縱尋斧焉」者也。』禮記曰：『蛾子時術之，』

其此之謂乎。」此類是也。

十曰虛喻：既不指物，亦不指事。論語曰：「其言似不足者。」老子曰：「麗兮似無所止。」此類是也。

二

凡伯刺厲之詩，而曰「先民有言」，（板三章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」鄭康成云：「此古賢者有言也。」）吉甫美宣之詩，而曰「人亦有言」，（蒸民五章曰：「人亦有言，柔則茹之，剛則吐之。」此亦謂前人有言如此。）胤侯之征，乃舉政典，（政典曰：「先時者殺無赦，不及時者殺無赦。」孔安國云：「政典，夏后爲政之典籍。」）盤庚之告，亦載遲任，（遲任有言曰：「人惟求舊，器非求舊惟新。」孔安國云：「遲任，古賢人。」）或稱古人言，（秦誓曰：「古人有言曰：「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讐。」此類是也。」）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、屠本、秘笈本及宋世準校記引陳本，俱有「或稱我聞曰」及注云：「康誥曰：「我聞曰，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。」此類是也。」是皆有所援引也。（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，此下自爲一條。）詩書而降，傳記籍籍，援引之言，不可具載。且左氏采諸國之事以爲經傳，戴氏集諸儒之篇以成禮志，援引詩書，莫不有法。推而論之，蓋有二端：一以斷行事，二以證立言。二者又各分三體，略條於後：

左氏傳載「詩曰：「自詒伊戚」，其子臧之謂矣。」此獨引詩以斷之，是一體也。（校點者按：阮本、明弘治本、屠本及秘笈本，俱有注云：「此體多矣。」）

左氏傳載「詩曰：「于以采芣，于沼于沚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。」秦穆有焉。」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」孟明有焉。「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子桑有焉。」此各引詩以合斷之，是二體也。（表記載「詩曰：「莫莫葛藟，施」）